

人 · 發 展 · 法 律

■ 陳 星 宇 譯 ■

壹、人與法律

現代社會大多數都面臨着不同的危機，因此，一種全球性的世界危機是存在的。在許多的案例當中，不僅是經濟的，還包括社會的，危機是導因於缺乏資源和原料；其他方面危機產生的主要因素是經濟與政治矛盾所造成。解決危機的方式有許多，過去大部分是使用軍械武力來解決，這也就是為什麼把這種方式用在現在這種動態的社會關係上行不通的原因，不僅在個別的社會架構行不通，在整個世界社會當中亦行不通。

民主的社會和其他的社會一樣，都在尋求一個更快速克服危機的方法，都越來越依賴於一種有它自己特定優點和缺點的資源。雖然這種資源缺乏，但離被全數用盡的距離尚屬遙遠，這種資源就是人。民主社會的基本特徵之一應包含社會改變的動力，這種動力是朝著提昇大多數人類的的生活水準而努力。發展進步的觀念，引導並加強人類的力量與才能，從而做質與量的社會改變。許多現代社會結構性制度的「骨化」，使它們缺乏彈性，改變得不快速，並產生了退化，如此的骨化現象導致社會關係和結構趨於保守；同時社會過程的保守經常是產生退化的特徵。保守主義下的保守社會，通常大多數的人都是不參與社會事務的。在這種社會當中，社會關係和制度是被「除去」的，依據統治者和一部分管理計劃者的「測量」。這些人有着社會的政治特性，被組織而成一種有着特殊興趣與目的的社會

團體。科層制的和技術專家主義者的團體就是最好的代表。

民主社會代表着大多數人的興趣，有賴於他們在社會發展合理化過程的參與，以及社會關係和過程的指導。他們也包含了動態內在特徵的改變。換句話說，每個民主社會在結構中包含了它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機轉和其他的組織，是社會改變的內在提昇者。當它們失敗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失去了民主和進步的特徵。依據一些學者的說法，制度化和社會改變之間的關係，不能被拿來當作一個整體社會進步的指引。所要着重的，不僅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制度如何被建立？以及它們是多僵化或有多彈性？也包含了在什麼樣的範圍下，它們符合人類的期望？還有，人們是如何能控制它們？它不僅是無用處的，更引導了一種社會無政府主義的觀念，進而懷疑社會制度存在的意義。肯定的說，現代社會不能沒有各式不同的社會制度而能正常的運作。它是一種基礎、目標、原則、關係，以及它們真正服務對象間的關聯事務。現代社會必須基於自我組織與自我管理的原則來處理制度，因為這是減少制度「骨化」以及保守的唯一方法。在一些特殊的社會狀況下，當它們之間在尋求保留創立原意而非朝向改變時，制度建基於自我組織、自我管理原則下，是可以禁止改變的。

尋求改變和發展的民主社會，必須被引導朝向「人」，以及必須讓他們發現自己興趣之所在。在這些社會裏，發展朝向人們的，不僅應從他的需要、興趣、價值，還從他們主動的，有創造力的參與

合理化的過程、目標的決定和整體以及特別的社會發展之了解着手。一種均衡的發展，包括了物質的配置，在社會平等、公平之下文化的進步成長（這是民主社會社會關係之基本原則）、創造力與潛能之誘發及利用、情況的創造以及發展之了解。

依據測量以及人類的需要，發展包含了增強人類的需要和力量，並且產生成就感以及讓發展的結果廣佈於大眾身上……等種種改變。要求人民在合理化方面的參與以及發展目標的了解的那種方式，依據興趣和大眾的需要，在個別整體社會和區域之內，以及在世界水平之上，代表着超過一種為平等的稀有要求。如此的一個方式，許多可被視為一種烏托邦，看看矛盾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其他關係的現代情況，在這事實中代表了一種真實的，不可缺少的可能性，去增加發展的力量。它不是只取代到目前為止已呈疲態的動力和發展的誘發力。而且事實上沒有工業技術的及科學假定兩者平衡改革，甚而更多的勞工意識到及決定這種改變之前，基礎和基本的改變，在現代社會是不可能的。

在發展過程中，人們確實的參與，從目標的認定，優先順序之選擇，以及選定計劃之了解，這些僅可能發生在發展的目標與計劃是順從着不同社會團體的需要，期望與興趣，以及他們致力於提昇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情況。這些情況沒有完成，難以期待動機的存在，以及一個真實的，不只是正式的，在發展的過程與關係人們的參與。

要確定在社會改變和發展一種真正的參與，必須要是主動的，而非公式化的，自覺的而不是一種

「自然因素」，自願和責任的，而非自私利己的。這些要求指出改變不只是在特殊整體社會的政治組織，也包括全部社會結構的其他方面，譬如：有價值概念化的、文化的、經濟的、教育的、科學的、工業技術的……等等。

主動的角色包含在許多相關的社會過程和關係一種永久的、完全的參與，特別地是在社會發展結果和因素的方向。這種參與總是藉着不同的「爭論」被拒絕，但都有着相同的目標。獨占的和有力的團體、計劃者或階層、科層化與技術專家政治者，他們總否定人民有能力去參與和作決定，去訂定社會關係與過程的規則。哪一個是他們的「爭論」所在呢？

在現代社會中這種複雜的情況，他們大多時常關心這必要的資格與知識，特別地在這種具有危機特質的情境中。在社會管理參與的情況中，資格的要求是一種為保留權力的稀有藉口。誰能比人們自己更知道他們的需要與興趣？這些爭論是出自於那些缺乏自覺者和優越的個人快樂主義者。在羣體中大多數的代表者，他們並不熟悉社會管理的情況、可能性、方式與方法。這些和某些類似的「爭論」只表明緩慢地放棄曾經接近到的力量。因為在這個案例中，不只改變力量的平衡，也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在知識與自覺的堅持指出了社會組織某些部分改變的必要。它們包括：有價值的概念的、文化的、教育的，有關提昇的……等，它教育人民如何作決定和管理，同時也教導他們如何去接受不同的基準，行為的模式和專業的角色。

科學與知識必須貢獻於一個較好、較具體和完整的方式上，去研究人們之需要，不同目標的定義和選擇，以及解決的方式和有關發展可能性的知識。主要的問題是社會改變和發展的這些力量是對誰的服務？以及在什麼樣的範圍下它們適合於一般大眾？在什麼樣的範圍它們依賴於人的因素也同樣是很重要的。不僅是關於這基本的發展目標和內容，而且也視「人」為發展的主要代表者。知識的獨占引導了力量的獨占。

所有人類的知識是基於過去的努力，為了永久提昇他心靈上和權力上的動力。不論事實上，這特定的個人，在目標上已奉獻了比他人更多的力量。它不能成為能力、智慧的財產，且僅能選擇其中之一，並是世界上最有人類的遺傳。

學習如何管理，作決定，導向社會關係過程和發展必須採取主動。這知識不是被應用的，而是和正式參與這「代表的」堅持是同樣的事情，以及把他們自己藏於「表現」之後，有力地作決定。

從最早的日子裏人類被整合，人類相互關係，社會能力的另一種形式，創造了行為的特別模式。平等、自治的範圍和締結了人類社區不同的每日課題，決定了被考慮為社會關係和過程真正目標之內容。一個主動參與者的資格，在社區的功能和生活中，必須開始於最早的年齡，並在知識、自覺和經驗的成長下發展。

在一些反對大眾的參與及自我管理的「爭論」中，通常被提到有關是否能有效率地作決定，以及對所採用之決定與解決方式的是否了解。當評估作

決定的自我管理形態之效率，科層化制度以及其他類似的方法經常僅以他們自己的準則被考慮。通常只有一個要素——時間。通常，人羣中的大多數人作決定是較社會組織的科層化形式為慢。無論如何，效率有其他的取向和方面：人類、價值概念化的、社會心理的、政治的和經濟的。人民中大多數之代表者的運用與動機之機轉和多數的鼓勵，隱藏的潛能，是較能成功的作決定和基於民主基礎的社會發展。

如果任何事最後迷失在作決定的過程，它可以了解的過程被補足。在發展過程中的參與，人民的興趣與動機是不同於作決定的形式，因那時的目標和基本的假設是被一些少數人所定義。在選擇社會改變的方向與目標，必須連結於自我組織、自我管理和人民主動的參與。

在所有發展因素與內容上作決定的過程中，民眾自覺的、自由的、有責任感的、主動的參與包含了不同的層面、步驟和角色，在這些複雜的社會過程和社會關係。從需要的確認，優先順序和目標的認定，二者之中的選擇，義務與工作的精細設計與分配，去作決定和選擇行動的方式與方法、測量和組織。爲了了解發展的計劃，包含了被選定的發展計劃之評價，跟隨的改變、影響，重新取向和必須的修定。

人民參與在決定社會發展方向與計劃，必須不被束縛於地方性社會組織的層次上，雖然它是很重要的，因爲社會改變的基本假設和情況是被社會關係較高階層所決定，那造成了參與自我管理間的基

本不同處。參與可以僅是人口中特定部分，僅在某些階層和在作決定的某些步驟以及僅在如果他們不改變到一個已建立了的平衡力量可考慮的範圍。自我管理包括了人民主動的、自覺的參與，在取向和規律社會關係過程及社會發展，在所有他們的內容方面的所有層面上。

對人民一種主動與自覺的要求，在不同的層面上，決定發展的基本特色與情況，包含了國內的、全球的和國際間的層次平衡發展。

雖然經濟、政治、社會和其他的關係，在現代社會並不提供許多可能性（在人民主動的參與對他們自己命運作決定的過程），而這也關聯到全球社會的大多數人。這個概念，不僅是人道的，必須代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民主計劃結構的因素。

這個概念面臨了有力的、已發展的和強烈的拒絕和抗拒。無論如何，以進步的和民主的方法去努力，藉著較多的空間，它有可能在未來的世界中成爲一個事實。經濟的、政治的、技術的和其他的依賴，減少了人民和無數全球社會，包括開發中國家和未開發國家，去參與國際社會關係取向的可能性。儘管如此，在這方面也有許多明顯的改變。

當談到社會發展的方針，客觀的可能性和社會運動的法令，必須被考慮。如果沒有，它將去冒任意主義者和烏托邦主義者的險。克服這些困難，科學有一個特別的角色，因爲它能決定樂觀的和現實的可能性，社會現象的法令，包含了改變和移動，以這種方法，變成發展的一種真正動力。在人類的服務和興趣上，唯有如此的一種科學可以成爲人類

的財產和遺傳。科學的知識也可能有一種破壞的力量，如果置之於大多數人的服務，致力於消彌無數不喜愛因素的教化運動；當如是說時，一個人心中會想，特別是在人類的貧窮、挫折、束縛和疏離：等不同的方面。

貳、發展與法律

法律是規律和導向社會關係和過程的方法之一，最後它亦可成爲社會發展的一種方針。

法律的立法基準和特性，以及社會價值和標準的其他系統通常反映出一個特殊社會社經和政治關係的特性，從它的內容來考慮，法律產生於社會價值的不同系統，它也被文化因素所影響着。這不是意味着法律在它的不同方面表現出一個特殊社會關係的稀有反射。相反的，靠着它的特性，成爲社會理論形態的一部分，從後促進並使關聯到社會關係方針與規則的其他方法。法律就成爲一個保護的因素或社會關係的改變。依賴社經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其他關係的特質和法律的特性、角色和位置，在一個具體的社會和法律的位置，在一個具體的社會和時刻，有關社會改變和發展，它可以有保守主義保守的、限制的或限定的，或動機的和引起的特質。換句話說，就如一個未來國際會議的論題所說：「法律可以同時成爲一個發展的先決條件、工具，甚或障礙」（註一）。

有關社會發展，是什麼訂定了法律的真正角色？有無數的因數可以來定義法律的本質、範圍和角

色。從它本身來說，法律獲得的角色決定於社會經濟的和政治關係的計劃者。因此，在最後的情況，經由法律，他們形成自己的興趣與目標。這個最初的假設在法律社會角色的原則，意味着法律成為特殊社會階層、代表者和羣體意願與興趣的表達，表現出兩種情形，一為規範社會團體權力的結果，同時成為經濟和政治力量平衡的合力。一些歷史的事實，首先提高並擴展文化的價值和人類普遍的進步，成為一種法律改變的因素；甚至在這社會定義為極權主義的、獨占的、保護主義的和民主的，公共意見的影響也是一個改變法律角色的因素。

無論如何，財產的關係超過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的特質是法律的角色、範圍和「社會化」的決定因素。在這原則下，法律的「社會化」是不可能沒有生產方法的社會化。無論大部分現代社會法律的本質和角色如何改變，在階級掙扎的影響下，一般科學的、文化的、社會的發展和現代社會政治結構的發展，私人財產作為初級經濟的基礎，以及政治和其他社會關係，總是決定了法律「民主化」的最後範圍。財產的獨占與疏離，和政治力量和方法決定的獨占與疏離一樣，導致了一個事實，就是法律接管了關係和事物存在系統的保護，如此以致於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律不會是發展的障礙，但是成為已建立關係的保護者和「管理人」。在這樣的方式中，甚至當它暗示出一些改變，法律就成為一個保護這些規則設計者，目標與興趣的保護工具，所以在較大部分的人道方面，它也可以被視為發展與改變的一個障礙。

在改革取向的社會中，基本的目標不在基本社會經濟和政治關係的改變，法律扮演著「補償」的角色，而這補償不包括任何發展。發展包含了質與量的改變，這種改變豐富了人們的需要與力量。部分的改變和「補償」是社會運動的特徵，但通常它們並不引導發展。

在社會發展的方針和誘發，法律的角色和它的範圍，依靠著社會關係規則的其他非立法方式，與社會經濟基礎的特質和全體社會關係是分離的。那種政治的關係和政治的系統、習慣和傳統倫理、區域的文化常模和行為模式，是特別重要的。

當談論到社會發展方針的政治方法與手段，以及法律間的關係，較重要的是政治的因素。無論如何，這關係並不是如此簡單，也不僅有單一的意義。原則上，政治疏離的程度決定法律疏離的程度。另一方面，在私有財產和獨占勝過生產的方式，政治的社會化是不可能的；同樣的，沒有民主與自我管理關係的發展，法律的社會化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社會關係的方針上，政治的手段和方法有一種主宰的特性，不考慮社會發展的法律和社會改變的真正可能性，科學的成就較之政治關係的特徵是屬「自然的元素」和任意主義者。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律的可能性和範圍通常是被限制的，因為法律是被低估的或是被考慮為一種有限制範圍的方法。這樣一個對法律的態度，對新的和未開發的社會是非常典型的，也因此他們解放自己對先前系統的基準，忽略了所有組織社會的法律正面意義和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分散社會力量的社會中，法律也有有限的範圍，因為它只被考慮為一種保護力量的手段，以及通常對於那些未擁有任何力量的人一種無法律的手段。因此，對那些已擁有經濟、政治力量的人，他們的意願與興趣，它顯現出一種必要的、明顯的方法。在這些情況下，有許多的法律被誤用，甚至有一些社會假裝它們已經是現代化的。結果法律跟隨著其他因素顯現出一種限制，甚至是一種禁止改變的因素。它是手段的一部分，打算去保護系統，而它也不可能成為改變和發展的因素之一。

真正的民主社會包含了產生方法的社會化、工作功能的同化和和管理。他們的組織基礎，是社會管理和社會關係與過程，主要由自我管理之方法來規律，從政治的、立法的和其他的方法。在公平、社區之興趣與目標，相互義務與權利的關係中，被改變的不僅是角色，還包括了法律的特性。法律不再是一個工具，只承認不平等和有力團體的興趣、需要與意願。它是相互規律的方法，同時也注重一般的需要、興趣和目的。這些特徵如果被正統的律師來考慮是一個自我管理法律的主要失敗；由大多數人來使用，視為一個爭論而去否定它——缺少了傳統的認可——成為自我管理法律的基本特徵。不平等社會的傳統法律是建基於認可，對一些人而言是法律，對其他人則不是法律。自我管理的法律是被關心著的，基於平等的自覺、社區的興趣與需要，目標和關係，這些都是被建立、被同意與被決定在自我管理的基礎上。

在一些轉變階段的社會，仍保留著傳統法律的

角色，它成爲每一個現代社會在社會關係規律和社會過程取向的工具。這個強調大眾參與以及在準備和通過最重要之整體社會行動公眾意見的重要性，特別是憲法和最重要的法律、立法系統的分權，和由人民立即規律的社會關係領域之擴展。在這些社會裏，有大多數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其他的興趣，那不是階層社會的本質，不同種的自我管理同意和論題，成爲一種相互關係、需要、權利、興趣的一個規律形式，展現出一個社會方針和發展的有效方法。

反射和習慣，政治和法律社會化的抗拒，科層制和其他類似代表者的力量，真的減少了自我管理法律的可能性。當社會生活方式的羣眾和社會能力的形式和關係不能被置於法律架構之內，無論它如何開發，社會發展人民的主動角色，不能被表現出。缺乏主動的、自覺和有責任感的定義有關基準、相互興趣和情況，以及建立控制的規範和社會關係的了解。

關於社會發展，在產生相互規則的過程，法律的社會化是特別重要的，因爲他們對於一個具體社會的本質有基本的重要性，特別是人類的全球社會位置。另一方面，對社會財富、物質和文化的利用和可利情況，社會組織的部分，影響社會位置、安全和能力的社會行動去滿足人類的需要，有一個重要的規則。法律的社會化僅在它的某些方面和部分是可能的。它必須被統治，同樣地像被經濟的和政治的力量所統治。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作結論，在社會發展過程

中，法律的角色和位置不同，依賴一個具體全體社會經濟、政治和社會關係的特質，和依賴誰是法律「服務」的對象這個事實。當它服務於興趣和政治的力量，而不是人類，它不只是無人情味的，也是對發展的一種限制。然後，它最常展現出一種社會關係和結構的「保守」因素，在民主化的社會，法律表現出一種自覺取向的方式，對社會關係、過程和發展，朝向大多數人的興趣與需要，最後，它變成發展流向的煽動者和規律者。

當我們考慮到國際立法準則和一些宇宙間他律的行動之重要性，在社會安全立法基礎發展的刺激，關係的人性化和現代社會人類位置的強化，必須去強調它們的角色。這不只關心社會法律，也關心國際公共法律的許多制度，那是基於國際與國內關係中，大多數人改變角色以及在開放的現代社會令人性價值的概念衍生而出。泛宇宙的、多邊的和其他他律的行動，對發展中國家立法系統的提昇與發展影響和貢獻的例子，就他們自己所說，他們的社會和人類的重要性與價值。

一個主動、平等參與的原則，是一個現代和新經濟、政治關係的基礎，應該是在所有他們相關的方面，國際關係規律的原則。

叁、人與法律

談到人與法律的關係，已有許許多多的書本討論過，因此，要再多談一些新的或原有的議題都是相當困難的。無論如何，如果這種關係被放在人類

角色的合理化和社會發展導向的內容上來討論，它是有可能去擴展一些現代法律與人之間的概念。首先，我們必須放棄一些偏見，這些偏見就是，所有的問題都能由立法的方式來解決，以及經常誤認法令的改變會自動的帶來社會關係之改變。紙上所寫人類權利的存在，社會關係的教化和人類的解放；等例子，都是太惡名昭彰而不能被接受（在沒有評論這些偏見和誤解之前）。忽略和低估有關人類社會位置之穩定性的法律能力與力量，現代社會的組織和社會流動的取向，是另一無法被接受的議題。那不僅會導致一種無秩序的社會狀態，更忽略了每一意識組織的結構要素之一。

人的權利，又可名爲自己與泛宇宙發展的權利，以及一個人對自己未來基礎定義的權利，是需要一個合法的體系來使人能够了解。這種內容下的法律，是使眾人能表達出他們的意願，一般的興趣以及人民的目標，並在各方面的內容上能平等自由的發展他的需求與興趣，提昇相互之權利與義務。

在社會發展的層次上，人和法律的關係，揭開了現任者的立法基準問題，和一個社會標準的法令體系以及人類的主觀性。不只在立法方面，也在於整個社會的功能與關係。到目前爲止，在所有的社會中，社會關係的合法規則以及法令改變的決定，已併於各州當中，成爲一個政治力量與關係制度化和結構化說明。法令的社會化包括同時的一些平行過程：仲裁者之建立；方法的和立法的以及其他細

織方式內容之關係，規則的方法和社會關係的取向；政治與立法體系的分權；社會經濟、政治和立法關係目標的多元化；在訂立互相互以社會關係的規則上，大多數民眾主動及有意識的參與；加強概念上的、文化的和其他因素有關於傳統上的認可之角色，視為一個立法基準完成的保證。

因此，在現代社會的情況下，立法基準及立法系統出自於人道的價值和人們的需求與興趣是不够的。人類的興趣和需要不可缺，他的責任與意識亦不可少。做為一個立法者主觀地對於這些需要、興趣和關係的基準立法規則及被一起建立和接受基準的了解，在這兒必須分清，結構的過程和法律的改變，從一般興趣與需要進入合法基準以及關係的模式和行為，技術面的轉變。

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表達自己的興趣與需要，但同時也要欣賞別人的興趣與需要。他們的角色在定義社會關係及追尋目標的內容上是具決定性的。這些關係的形成亦需要專家的參與。

法律的社會化在政治社會化的情況下，以及廣泛的社會發展情況下，導因為一種假設，就是在一種無強迫的情況下，傳統形態的法律之決定因素。在相互權利義務與責任的情況下，人們意識地取向於一種社會關係和過程的方式，和發展目標的定義，他們定義自己的角色和責任，規律一些準則和控制社會改變的方法，社會發展結果意向的規範與標

準。

同樣地，這些生產方式的社會化顯示出了一種情況，恢復分離發展物質的基礎和人類的財富，和政治恢復疏離的力量到人們身上，有能力以及了解力量的使用，同時法令的社會化，藉着從各州來獲取，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及重要的社會關係規律方法。

一個人當做一個主體，他的意識、責任和平等的角色，在這個社會基準基礎的瞭解和提倡中，特別是法令的基準和立法的系統是被視為一個整體，不能僅被社會法令的領域來束縛，不論它對人類的整個位置有多麼的重要。社會關係是沒有範圍的，也不是社會發展的片斷、片斷的社會發展忽視了人類的一些特殊興趣在發展和了解上。因此在產品和工作過程中，一些關係的規則是特別重要的，影響着二種東西，一是發展的經濟基礎，一是人類社會位置的資源和經濟情況。規律自由和人類權力，在這個社會中同時也規律了人類位置的相關情況。

同樣的政治關係的規則化也成為一個了解人類力量與興趣的基本先決條件。雖然社會法律的國際化基準和發展系統的影響，對人類社會位置的全盤提昇是非常重要的。一直還有一個公開的問題，有關關係規則化的人類參與是與社會發展、了解的程度和滿足人類之需要與社會安全，有密切的關係。社會發展的基礎、目標、準則、動力、內容以及

社會立法規則的參與是特別重要的。

類似地運用不同人類的需要、權利與角色基準與標準的立法基礎，使人類更富足。社會安定、社會福利和特殊人類需要的國際標準是在特殊的整體社會或社區層他們的發展和基礎上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人類成為自己命運和未來的主人，他就必須順應這個發展力量的過程和情況，同時自由地、自覺地、定義和規律這普遍和相互的興趣、需要和其他人的關係，以及去規定和定義目標、內容和他們所尋找的社會改變之了解方式。

法令，是社會關係和過程取向現代化的方法之一。它能成為一種鼓勵或一個禁止社會改變和發展的因素，也是人類的社會位置和福利。它是由大多數人或僅由部分的分離力量來訂定，決定了人類的力量感和無力感，有遠景與無希望，有法律與無法律，代表着一個現代人類的命運，當然這也決定於他所居住環境的社會情況與關係。

註一：第二十四屆國際社會福利會議。

〔本文作者任職於內政部社會司〕

(本文譯自 Dr. Milosav Milosavljevic Beograd 所著 Man, Development, Law)